

# 誰偷走了我的初吻？

作者: 天溢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# 序

我叫周星海，我之所以有這個名字，是因為我在漫天星斗下、一個杳無人煙的淺灘上被發現。

是的，我是一個孤兒，一個連自己親生父母也不知道是誰的孤兒。

我是在一間位於西貢的孤兒院長大的，伴我成長的是一眾同年齡層的玩伴，以及視我們為己出的趙姑娘。

當我們開始懂事以來，受電視劇、卡通片的薰陶，不時會向趙姑娘追問我們的父母是誰，他們為什麼不來看我們？

而趙姑娘總是回答，我們的父母是很忙的大偉人，待我們成年之後，他們便會接我們回家，永遠幸福快樂地生活。

然而，用不著等到十八歲，這份憧憬就隨著我們的成熟而逐漸幻滅，儘管如此，我們還是渴望終有一天跟自己的親生父母見面，那怕他們只是一對平平無奇的人，甚至身患惡疾、不得不捨棄孩子的貧賤夫妻。

每當我看到人家的孩子有父母疼愛、生活比我好，也不由感到羨慕，可是趙姑娘總是教導我知足常樂，灌輸我正面的人生觀。雖然她不能完全滿足我們的慾求，但對我們總算是無微不至，每年也會為我們辦生日會，親手製作精緻的小禮物，絕不馬虎。

為了不辜負趙姑娘的期待，我一直踏實地做人，努力讀書，終於成功考取獎學金入讀名校。人家吃喝玩樂的時候，我就徹夜溫書或當兼職，生活儉省一點，自給自足倒不是問題。

我一直以為人生早已注定，畢業後找一份不高不低的穩定工作，結婚生孩子，養育後代，平庸地終此一生。但我萬萬想不到在我十八歲之年，昔日的憧憬竟然成真，我的父母不單是了不起的人物，更令我的人生出現匪夷所思的變化，要我展開一段尋找偷了我初吻的人的奇妙旅程。

# 第一章 活在弱肉強食的世界

我在學校是一個不顯眼的角色，沒有朋友，沒有敵人，甚至連同班同學也不會浪費腦筋記我的名字，簡單來說就是「隱形人」。原因並不是我刻意不合群，而是入讀這間學校的學生或是只顧拼命讀書、心無旁鶩的資優生，或是靠金錢或關係入讀、從不為成績發愁的富家子女，他們這兩種人都不屑跟我來往。

每逢到了小息時段，小食部前都會擠滿了學生，兩名店員忙過不停，因為一旦放慢手腳或是食物缺貨了，便會被眾同學以粗口問候，甚至是收到投訴。

隨著買到心頭好的學生們逐漸散去，有蓋操場再次恢復寧靜，一直待在一旁的我才施施然走到小食亭，道：「怎麼了？阿強，第一天在這裡幹活，習慣了嗎？」

「剛才可忙死了，這些學生根本不當我們是人看待。你看，我的手還被他們的指甲刮傷呢！」一名健壯的店員向我埋怨，他是跟我在孤兒院一起長大的好友——阿強。

「將就一下吧！要找一份這麼高薪的店務工作可不容易呢！趙姑娘不是老是教誨我們『多勞多得』的道理嗎？」

阿強瞥了一眼走進貨倉的同僚，然後摸出了一塊披薩給我，道：「給你的。」

「咦？披薩不是搶手貨嗎？剛才還有好一些同學因為買不到而抱怨。」

「噱！所以我預先給你留下一塊，今天你趕著出門沒吃早飯，我怕你會餓壞。」

「那我不客氣了！」我接過阿強的披薩，卻聽到不遠處傳來一聲呼喝，只見一群男生正大刺刺的朝我們走來，領首的那人理了一個比比烏頭，擺出一副目中無人的姿態。

這群人我倒有點印象，他們不時會四處欺負其他同學，卻一直不知他的底蘊，亦沒有跟他結怨，所以我也剎時狐疑起來。

那領首的男生說：「我的隨從說，剛才在這買不到披薩，怎麼現在你可以買到？」

「他是我朋友，這是我預先留一塊給他的，不可以嗎？」阿強直言不諱。

「你真是不知好歹，竟然敢頂撞我？」男生的語氣充滿敵意。

我為免徒生事端，連忙把披薩遞給他，道：「對不起，是我們理虧在先，這塊披薩我不要了。」

那男生冷眼看著披薩，說道：「你以為我會接受別人的施捨嗎？」說罷，便猛力撥開我的手，令披薩落在地上。

我說：「你、你怎可以浪費食物？」

那男生漫不經心地道：「怎麼了？你們想吃的話，便從地上拾回來吧！」

那男生身旁的矮子說：「嘉誠哥，那個店員的語氣和動作都娘娘腔，會不會是同性戀呢？」

另一個男生也和議：「我看多半也是了，說不定那個男的還是他的男朋友。」

一眾男生一哄而笑，嘉誠又揶揄：「別這樣笑人家，每個人也有權選擇自己的性取向，說不定人家自知不可能交到女朋友，才迫於無奈好男色呢！」

在這間學校待了好一段日子，我早便習慣了別人的冷嘲熱諷，但阿強卻是一個急性子，他從小食部內走了出來，罵道：「你們以為自己很本事嗎？有幾分臭錢就瞧不起人！你們還不是依賴父母庇蔭？」

嘉誠的隨從們立時凶巴巴的作勢攻過來，見阿強鼓起的兩塊胸肌，又不敢輕舉妄動，用眼神請示嘉誠。

嘉誠笑道：「大家都是文明人，不要動粗。」又向我們說：「不過呢！我這個人很厚道，推崇以德服人，總有一天你們會誠心向我道歉。走！」

那群男生走了之後，小食部的另一位職員立即慌慌張張地跑出來，說：「哎呀！你們怎麼開罪梁嘉誠？」

阿強不屑地道：「他又不是香港首富，怕什麼？」

職員說：「可是，他在這間學校跟香港首富沒什麼分別，你知道他的父親——梁奇龍捐了多少錢給這間學校嗎？」

「說起來，學校有幾間以『梁奇龍』命名的設施.....」我心中泛起不安。

「哼！那又如何？大不了就不用那些設施。」阿強仍然輕挑，似乎他弄錯了問題的重點。

今次我們開罪了一個麻煩的人物。

\* \* \* \* \*

雖然阿強滿不在乎，我卻是一整天為今天的擔憂起來。那個梁嘉誠會不會借助他父親的影響力打擊我們？會不會在往後的日子對我們針鋒相對？定抑或是，我只不過是杞人憂天？他有那麼多欺凌的對象，說不定早已把我和阿強這兩個小角色拋諸腦後。

放學後，我回到租住的窩居，見阿強正在廚房燒菜，便詫異問：「你不是六時才下班嗎？」

「我沒有幹了。」

我驚訝地問：「為什麼？難得找到一份收入不俗的工作。」

「不喜歡就不幹，沒什麼理由。」

我自幼跟阿強相識，知道他是一個喜歡尋根問底的人，相反若人家想追問他想隱瞞的事，他就會像這樣顯得不耐煩。

「是梁嘉誠在做小動作，害你掉了工作？」

「『東家不打打西家』，大不了當全職主婦，每天燒好菜給你吃。」阿強把撚手小菜捧了出來，道：「這是我從新的食譜裡學的，快來試試。」

我為阿強的過於樂觀嘆了一氣，道：「這樣吧！我明天向他求情，讓你回學校工作吧！」

「我不稀罕這些富家子弟的施捨。」

「但我們需要啊！現在物價沸騰，我們不勤力點賺錢，恐怕維持不了生活。」我一邊鄭重地說著，一邊更換衣服。

「你去哪裡？」

「我去做兼職，房東下個月又要加租了，我可不想下次回家時收到迫遷令。」

「吃完飯才去吧！」

「不，你放在雪櫃內，我回來自己弄熟吃。」

每逢晚上，我就會到高級住宅區附近的油站當兼職，原因是時薪高，還有機會收到小費，但不時會遇到駕著跑車駛進來的富二代，他們往往會向我投以鄙視的目光，更甚是說一些難堪的說話。即使我再討厭他們，但面對客人，我亦只能永遠擺出一個逆來順受的笑容。

不過，我沒有因壓力大而辭去這份工作，反而視作一種修煉，渴望他日名成利就，像他們般左手拿著方向盤，右手抱著美女。

我不時以越王勾踐的故事勸勉自己，不需要在乎一時的個人榮辱，終有一天我會把現在輸給人的東西，都通通贏回來。

\* \* \* \* \*

翌日學校小息時，我來到五樓的康樂樓，這裡名義上是開放給全體師生使用，但眾所周知已成為梁嘉誠一群狐朋狗黨的地盤，沒得到他們的批准，休想踏進室內一步。

我走到門外，兩旁的「守衛」已經抱臂攔著我。

我說：「我有事跟梁嘉誠說。」

二人相顧冷笑，左邊那人更用力戮著了我的肩膀，道：「你以為自己是誰？」

對了，我的身份根本沒資格擺出一副談判的強硬態度，便道：「我之前對梁同學有點冒犯，請親口向他道歉。」

「等等吧！」右邊那人進了去一趟，未幾便回來領我進去。

如我所料，這裡只有梁嘉誠和他的隨從在玩樂，連負責管理這裡的職員也不知所終。

「聽說你想為昨天的事道歉，真的嗎？」梁嘉誠正在打桌球，沒有瞧我一眼。

我留意到門口已給兩名男生封住，假如我不慎觸怒梁嘉誠，他們定會肆無忌憚欺凌我。

我躬身說道：「對不起，昨天我的朋友有眼不識泰山開罪了你。」

「那麼為什麼只有你一個人前來，你的朋友呢？」

「他.....他現在已經不是學校的員工了，不方便來學校。」

「那你們應該在放學後，帶備禮物來賠罪吧！」一名矮小的男生插口道。

梁嘉誠握著桌球棍，一唱一和的說：「哎呀！你這樣說就不厚道了，人家校服破了也捨不得買，哪有錢買禮物賠罪？」眾人聽後一哄而笑。

我低聲下氣地說：「對不起，我今次是誠心來道歉，希望你可以放過我的朋友。」

梁嘉誠冷笑一聲，道：「你是指我暗中耍小手段，迫走你的朋友嗎？你也親眼所見，你的朋友公器私用、態度惡劣，說不定是其他同學不服氣，跑去投訴他。」

我的確沒有實際證據指出是梁嘉誠所為，況且即使有證據相信也奈何不了他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

梁嘉誠又說：「不過，我這個人倒是很喜歡關照別人，若你以後追隨我，我倒可以照顧一下你。」

加入他們？跟他們一起到處欺凌弱者？跟這樣趨炎附勢的人一樣捨棄自尊，天天奉承別人？我可沒這些閒情和時間，但事到如今唯有暫時妥協，便說：「好吧！以後你有什麼事儘管吩咐小弟做吧！」

「好！那你先跪下，向我嗑三個響頭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你在吃什麼驚？既然你想認我作大哥，自然要做一些入門儀式吧！」

他們實在欺人太甚，可是.....可是.....

我沒可奈何地跪在地上，道：「今天我周星海，認梁嘉誠作大哥，永遠聽命於你。」說罷，便嗑了三個響頭。

我正想站起來，梁嘉誠卻說：「這算是『響』頭嗎？怎麼我聽不到聲音？」

我握緊拳頭，然後強忍著痛楚，漠視眾人帶有侮辱性的起哄，重重嗑了三下響頭後，說：「這麼現在可以放過我的朋友了嗎？梁大哥。」

梁嘉誠道：「既然你已經當了我的『契弟』，那我自然不會為難你。不過，你求我也沒用，解僱員工向來是校方決定，與我無關。」

「你、你竟然出爾反爾？」

「哼！由始至終我也沒承認對你的朋友做過什麼，只是你單方面懷疑我這位好大哥而已。」

梁嘉誠走到我的面前，忽地扯起我前額的頭髮，一副貓哭耗子的表情，說：「哎唷唷！你看，額頭也弄傷了，真淒涼。」又悻悻然道：「你記住，這是個弱肉強食的世界，竟敢開罪我，將來可就夠你受啊！」說罷，便甩開了我，帶一眾隨從離去。

可惡！難道我真的只有被欺負的份兒？難道在強權的欺壓下，公義就不能昭彰嗎？可惡！

我憋住滿腔怒火離開康樂室，卻發現門口竟然給反鎖了！